

罗伟章◎著

神秘巴人最后一个遍布隐喻的传奇故事

大河之舞

最后一场充满神性的倾天之舞

“人民文学奖”得主罗伟章最新长篇力作

一个神秘消失的民族 一条浪淘千古的大河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大河之舞

罗伟章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河之舞/罗伟章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0.4

ISBN 978-7-5411-2995-7

I. ①大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8174 号

DA HE ZHI WU

大河之舞

罗伟章 著

策划组稿 林文询
责任编辑 林文询 (785688424@qq.com)
何 炜 (xiexiaohe@hotmail.com)
封面设计 锐园书装工作室
版式设计 张 妮
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
责任校对 文 诺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2.25
字 数 364 千
印 数 1—10000 册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995-7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大河之舞

目录

引言一 ■	1
引言二 ■	5

上篇 源头 ■

第一章 ■

1. 衙门	12
2. 罗疤子	18
3. 客人	25

第二章 ■

1. 公道	30
2. 少年心	37

第三章 ■

1. 他是谁	41
2. 斗	46
3. 仇家	54

第四章 ■

1. 你劈了我 62
2. 另一条道路 70

第五章 ■

1. 疯子的格言 78
2. 走进云彩 84
3. 丧歌 89

第六章 ■

1. 铜坎洞 93
2. 黎明以前 98
3. “巴盐”生死录 106

中篇 中流 ■

第七章 ■

1. 蜗牛与黄鹂鸟 113
2. 喜事 119
3. 舞场边的秘密 124

第八章 ■

1. 河 131
2. 心思 137
3. 下午的追逐 142

第九章 ■

1. 光芒坠落 147
2. 梦境 156

第十章 ■

1. 坟林 164
2. 两个愿望 172

大河之舞

大河之舞

目
录

第十一章 ■

1. “半人” 181
2. 被围困的种子 187
3. 山上山下 194

第十二章 ■

1. “奴里”事件 200
2. 天鹅蛋 205
3. 空岸 209

第十三章 ■

1. 不一样 215
2. 长夜 219
3. 顺理成章 224

下篇 逝川 ■

第十四章 ■

1. 找意思 232
2. 衣服 238

第十五章 ■

1. 稀奇事 251
2. 无翅大雁 257
3. 马家渡 262

第十六章 ■

1. 她是我家的孩子 269
2. 真相 275
3. 搬迁 282

第十七章 ■

1. 问号 291
2. 白虎 298
3. 捉摸不定 302

第十八章 ■

1. 路上 309
2. 记忆深处 315
3. 遥远的联系 321

第十九章 ■

1. 遭遇 325
2. 哪种解释更好 332
3. 大河之舞 338

开篇:起点 ■ 347

大河之舞



阳光很薄，薄得像是没有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罗家坝半岛显得有些困倦了，真心实意地沉默着。到处都没有声音，而你总觉得应该是有声音的：不远处就是河，近旁有考古队员在探沟和墓坑里忙碌。河水的奔流和考古队员的忙碌，都应该弄出一点声音。

但的确没有。你感觉到的声音，不是耳朵听见的，是想象出来的。

不过别急，灌进耳朵里的声音终究会响起。

那声音走了很远的路，如果你相信，它就从数千年前走来，或许比这还更遥远。遥远到地老天荒。它一直在时间的深处默默行走，终于在这一天见到了光。尽管是很稀薄的天光。

于是，它就在天光底下炸开了：厮杀声，哭号声，呼儿唤女

声……在半岛上凌乱地奔跑。

——考古队发掘出了一个“惊世骇俗”的墓葬！

墓长三米有余，宽五米，墓内洒满朱砂，摆放着一套完整的礼器，躺着三具清晰的骨骸。墓主是一男性，居中，两具女骸分列两侧。别的墓主都是仰身直肢葬，唯该墓墓主是俯身葬，头厢至腹部，放置斜肩圆弧钺、回首弧刃刀等大量兵器，脚下堆满玉、骨饰件及圆底罐、绳纹釜等生活器具。两个女子仰身平卧，双腿微曲，手臂强扭，很显然，她们是殉葬品，死去之前，有过不越礼制的挣扎。诸多迹象表明，墓主是一个有身份的贵族，甚至是一个首领——巴人的首领。

巴人，这个被公认神秘消失的民族，到底找到自己的首领了。他们的首领左肢残断，右手屈举，腰插青铜柳叶剑和残削刀，背部骨骼箭簇密布，刀伤若干。箭簇和刀痕，都来自不同方向。

由此可以推断，宣汉县回龙镇的罗家坝半岛曾经发生过惨烈的、有关部落生死存亡的战争。

墓主是在战死之后，保持其战斗至死的姿势安葬的。

考古队将该墓编号为 M22。

然而，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发掘 M22 号墓的时间还没有到来。

发掘它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这真让人遗憾。要不然，我少年时代认识的那群人，就不会错过若干时日才知道他们是巴人。

我十二岁那年的初秋，进入罗家坝半岛的回龙中学念书。回龙中学青苔龙茸，不是长在墙上的那种青苔，而是时光的青苔，因为它已经一步一踉跄地蹉过了百余年风雨。学校坐落在半岛的正中央，被广袤无垠的庄稼地包围，也被巴人包围。可我的老师和同学，从没有人说起过巴人。

就连半岛人自己，也绝口不提。

看来，那个远古时期的悲情部落，真的被时间的胃酸消化掉了。

应该说早就如此。后来我读大三的时候，有个研究人类学的教授，专门开了门选修课，课题就叫“巴人消失学”（这课程他已开设了很多年），我去听过，不过只听了十来堂，我就提不起兴致了。那老师翻来覆去讲述的，都是战国末年秦军驱巴的那场战争，秦军将巴国残部驱赶到重庆丰都，铁桶似

的围困起来，比黄昏围困大地还要严密。可一夜之间，丰都城内的军民共计十余万众，奇迹般地丢了，丢得人毛不存，连声叹息也没留下。丰都成为闻名天下的“鬼城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巴人去了哪里？最简便的说法，是他们真的变成了鬼。但这说法太唯心主义，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教导出的民族，并不打心眼里信服那一套；作为人类学家，更不能打胡乱说，为巴人指一个去处，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巴人本是穷途末路，可善良的人类学家，却给他们指出了千万条路：东渡湖南湖北，北上陕南汉水，远赴新疆内蒙……还有人，他们就在长江三峡流浪，应和着纤夫的号子，日日夜夜地唱着哀歌。

教我的那老师，最终也没给出一个结论。

谁也不能奢望谁给出结论。我不想听他的课，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他不敢说“我认为”。

就在我打定主意下堂课再也不来的时候，他终于说出“我认为”这句话了。

他是这样讲的——

浪漫疏阔又朴实劲勇的巴人，只用战争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；也就是说，巴人不要史官，不要说唱艺人，因为他们的历史既非笔录，也非口传，他们的历史上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。这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。可到战国晚期，巴人对战争厌倦了，深深地厌倦，从丰都撤退后，从此不愿做人，蜕变成了猴子。李太白诗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其中说到的“猿”，指的就是沦落的巴人。他们（它们？）啼鸣，并非因为找不到食吃，找不到水喝，也不是吃饱喝足后没事干，而是悲叹自己的命运，也悲叹人类的命运。

我记得当时我还提了两个问题。

那老师姓邓，我说：“邓老师，巴人是如何从铁桶似的围困中逃走的？”

邓老师抬起头，望着天花板。

天花板上的一架银灰色的蛛网里，正困住一只苍蝇。

苍蝇在挣扎，蛛网轻轻抖动。但很快，它被五花大绑，静静等死。

窗外阳光灿烂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”邓老师把头垂下来，语调苍凉地重复，“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教室里有了片刻的宁静。

之后我又问：“那群猴子想再还原为人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的呀，”邓老师说，“我们不都是从猴子变来的么？”

他不知道我向来就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。

“暑假我才去过峨嵋山，在洗象池见到了数不清的猴子，怎么就没见一只朝‘人’靠近？”

邓老师听出我对他含讥带讽，但他不仅没生气，还笑了，笑得胸有成竹。

“你不懂，”他说，“猴子想变成人，必须有个先决条件。”

几十张嘴张开了，像等待进水的鱼。每个人的心里，都蹦出一群想象中的猴子，并希望用立即就能掌握的知识，去帮助它们脱掉身上的毛发，跟自己一样读书、恋爱和工作。

可邓老师足足卖了一分钟关子，才把嘴撮向我们，吹口哨一样发出圆溜溜的声音：

“吃盐巴，懂吗？不吃盐巴的猴子，永远也别想变成人！”

接着他告诉我们，在英文中，盐写作 salt，薪水写作 salary，盐和薪水的词根，就像同一棵树上长出的枝杈。公元前一世纪，罗马帝国的军队已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劲之师，戴着漂亮头盔的罗马士兵，刀光一指，所向披靡，他们迈着长腿，踏遍了世界的许多地方，随身携带的，除了兵器，还有一个皮革怀袋，袋子里装着罗马帝国发给他们的特殊军饷：食盐。在没有火器的时代，食盐使他们有足够的体力掷投枪、挥短剑、举盾牌，放掉敌人的鲜血，也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。然而，早于罗马军团很长时间，中国就已出现发达的盐业了，在远古漫长的岁月里，盐成了人们生活的准则，凋敝与繁荣，和平与战争，因为盐而交替呈现。中国最先懂得盐的神圣，且学会制盐方法的人群，就是巴人！我们说的盐巴，本叫巴盐，听这名字，就知道它与巴人密切相关，也是上古巴国留给中原大地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。巴人无粮无织，却衣食无忧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他们逐盐而居，并用盐去邻国换取必要的物资。在邻国看来，巴就是盐，盐就是巴，于是干脆将盐称作巴盐，后人出于平仄的考虑，才改叫盐巴，一直叫到今天……

在别的同学听来，这很可能只是一段趣闻，而我就不一样了。

我想起了我读中学的那个半岛，以及发生在半岛上，我听说过或经历过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

川东北的宣汉县境内，主要有三条河，分别是前河、中河、后河。这便是被地方志专家称作的“三河文明”。按他们的说法，这里的前、中、后，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，并不是方位上的概念。按文化叠层排序，应该是：后河、中河、前河。后河是后照河的简称，源出毗邻陕南的万源大山白龙洞，流经回龙等六个乡镇，其重要支流后巴河（同样是后照巴河的简称），在百余公里的范围内集水成川，强行切开山体，到罗家坝半岛对面悬空而落，注入后河，形成数十米高的瀑布。中河又称中江，本该叫中原河或中原江，二源并出。后河与中河从罗家坝南北两面流过，在坝西的鸭嘴交汇，形成清溪河。中河浊，后河清，一清一浊，如野马分鬃。前河则在数十公里之外。同样是按地方志专家的说法，前河的前字，是前进的意思。清溪河在县城以东纳入前河后，称作州河。

半岛人在三河流域相当有名。

他们有名，是因为尚武好斗。

你再也想象不出半岛人有多么好斗。他们的脾气是微波炉，插上电就热，火力键一拧，就成高温。他们的交谈方式，不用嘴而用拳头，两句话不对路，眼睛就鼓出来了，身体也上紧了发条。用拳头打架尚属小可，一旦摆开架势，身边的一切，铁锹、斧头、弯刀、打杵、柴棒，凡能给对手致命一击的工具，都被他们随心所欲地支配。那些工具在别人那里是工具，在他们那里是身上的器官。经年累月的训练，使半岛男人个个都有飞檐走壁功夫，能把一场架从地上打到树梢，打到房顶，打得暗无天日。

鸭嘴那边的镇上人说：“罗家坝那些龟儿子，三天不打架，搞婆娘都没劲！”

又说：“算什么能干？一缸子窝里斗的货色！到时候，他们总要自己把自己杀绝种。”

可半岛人并没有绝种，他们繁衍生息，代代相传。

原因是他们不只会窝里斗。

跟尚武同样有名的，是排外。

半岛人排外不是表面上跟你很亲热，骨子里却在瞧不起你的那种。他们的脸也就是他们的心，形诸于外，快意恩仇。

多少年来，罗家坝没添过一个外来户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刘湘调集川内诸路军阀，和张国焘、徐向前的部队在万源大山恶战，后河上游民众，纷纷弃家逃亡，上千人到了回龙镇。回龙镇想法安置，把二百人带到半岛，半岛的男女老少，手持凶器，站在鸭嘴，不许来人下船。他们就像一个国家，闲时为民，战时为兵，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土。当时镇守回龙的张团练坐在船上，鸣枪示警，岸上人毫无惧色，集体跺脚，边跺脚边发出怒吼声：“嗨！嗨！嗨！嗨！”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一个接一个栽倒进激流之中。张团练这时候才发现自己鸣枪示警是多么愚蠢。他开始并没打算鸣枪，可既然带着枪，就总得让它响一下，在他看来，枪不响，就等于没有枪，没有枪，也就不是张团练了。只是，要把打响的枪声收回来，比把枪打响要困难得多了。那枪声没把半岛人吓住，却把他自己吓得跟难民一样浑身发抖，只得下令掉转船头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半岛人把张团练和难民吓回去的当天，各家各户却又渡过河去，把难民请来，再穷的人家也安插了一两个，收容难民的人数，远远超过二百。半岛人供他们吃，供他们住，贵客一样招待，直到万源大山平静

下来，难民放心大胆地返乡为止。

对此，张团练并不感谢半岛人，因为半岛人扫了他的威风。事情过去许久，张团练还耿耿于怀，“那些龟儿子，”他往往在心满意足地吃过一顿饭之后，边剔牙边诅咒，“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年那和尚就该把汤圆扔进粪坑！”

他指的是关于罗家坝半岛的传说。

那是许许多多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三河流域荒凉逼人，只在现今镇子上街靠近码头的地方，有座庙子，庙子很小，只有一个和尚孤独地守着，却以“大庙”命名。和尚把庙守老了，把河也守老了，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一个人，可有天黄昏，他打开庙门准备去后园为菜地浇水，却看见了一个中年汉子！这汉子明显远道而来，靠墙坐着，像腾空的口袋。

和尚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汉子说：“从家里来。”

他操着中原口音。

和尚问：“这荒山野河的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汉子说：“到家里去。”

和尚很欣赏汉子的回答，把他迎进去，给他斋饭，留他住宿。

次日清早，和尚起来做功课，点上桐油灯，却发现汉子不见了。和尚举着灯盏在庙里察看，东西一件不少，可菩萨全都变了脸色！这是一座文庙，供着观世音娘娘，观音双目圆睁，眼里射出火球。眼里射出两粒火球。和尚跪下磕头，额头在菩萨的脚下，撞出比他本人还要苍老的声音。

撞了十来下，只见两个蜡黄色的汤圆从基座内侧滚了出来。

在菩萨眼里，这分明是两个不祥之物，不然为什么变脸？和尚拾起汤圆，走出庙门，奋力一扔。

青色的薄光里，两团东西越河而去，把空气洞穿得呜呜叫唤。

紧接着，奇迹出现了：在河的对岸，隆起两个坟冢似的土洲（土洲被河汉分割，远处看去，形如鸭嘴，便取了这名字），而那地方，本是被河水淹没的。

据说，两个汤圆是那汉子用父母的骨灰捏成，借得道高僧之手，扔过河去，占据了半岛的绝佳风水。那个汉子，已在夜半时分骑着一根竹竿过河，他的怀里，搂着一个衣袂飘飘的女人。女人是从半岛正东方的灯笼坪下来的花娘。花娘和汉子，在半岛上茹毛饮血，刀耕火种，繁衍子孙。

这传说在三河流域尽人皆知。

半岛人喜欢这传说，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骄傲，但内心里并不十分相信。

有关半岛的种种说法，他们都不十分相信。

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

他们唯一相信的，是脚下的这片土地。这片土地比任何一种传说都更可靠，它藏污纳垢又衍生万物，出庄稼，埋死人，并赐给他们强盛的性欲，性欲又刺激土地，让土地长出更多的庄稼，养活更多的人。一茬接一茬的半岛人，都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的枝杈，只要遇上“外敌”，就被同一个大脑所支配，哪怕彼此刚打过架，此时也将手一握，共同御敌。他们的战术素养是天生的，两人一组，背靠着背，要旋转大家旋转，要跺脚大家跺脚，没有指挥，却步调一致，绝无差池。那时候，他们不再是个体的个人，他们的血，也不只在自己体内流动，而是在彼此间循环流动。历朝历代的衙役，想从半岛抓走一个犯人，都是相当冒险的事，不发生新的血案，犯人就抓不走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夏天，镇政府想去半岛捉拿一个老地主来镇上批斗，结果三个公人被乱刀砍成重伤。

半岛是有规矩的，这规矩独立于世。

这么说就明白了，张团练不经允许就带难民来半岛，之所以惹他们发怒，是张团长破坏了他们的规矩。一开始让难民来半岛，不是半岛人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别人的想法！

在当时，如果有人告诉半岛人：你们那么痛恨别人的想法，是因为一直被别人的想法深深伤害。别人的想法长在每个半岛人的脑子里。你们把张团练和难民吓回去，然后“自己做主”去把难民请来，只是一种无效的挣扎，也可能是最后的挣扎。

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会朝那人吐口水的。

吐口水是他们自己的想法。

那人活该倒霉。每一种事物都有各自的命运，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，倒霉就在所难免。

幸好，那个假想中的倒霉蛋并没有出现。所有人都聪明地活在“现在”里。

——现在，以及往后的若干日月半岛人心里都没有时间。心里没有时间的人是有福的，可以不去想过去，也不去想将来，只松松散散地躺在大树底下，享受着正午的阴凉和从大河吹来的湿润空气。他们山高水长地享受着这些，不知道自己就是穷途末路的巴人的后裔。外界同样不知道。否则，那位在大学校园里开设“巴人消失学”的邓教授，就不会带着深不可测的怜惜，给学生们讲述巴人的旷古悲情。当然，不知道的事情还非常多，比如：后河为什么叫后照河？中河为什么叫中原河？

浩如烟海的典籍，把许许多多人们想知道的事情都埋起来了。典籍埋葬历史，有时比黄土埋葬尸骨还深。

等半岛人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已经相当晚了。

不过还是提前把它说出来吧。

史书上是这样讲的：“西南有巴国……太昊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为巴人。”也就是说，太昊伏羲是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，伏羲的第四代孙后照，是巴人的祖先，后照河之得名，是巴人为纪念他们的始祖；中原河之得名，则是巴人为纪念他们的根脉：伏羲氏。

这两条河流得以命名的时候，世界还相当寒冷。冷冰冰的世界，却孕育出了一支特异而滚烫的民族——巴人。巴人在中原大舞台第一次亮相，就让他们民族讶然失色。那一次，武王伐纣，巴人被征召，并作为前锋参战。那战阵是亘古未有的：集体唱起雷霆般的歌声，震荡沙场，在歌声的卷动下，士兵手握短剑，如飓风狂潮，凌厉之气让人胆寒；歌者后面是舞者，舞步齐整，边行进，边捶击战鼓。歌者和舞者，在刀光剑影之中，目不斜视。敌人的热血波翻浪涌地横流过来，敌人的热血长着利齿，咬他们的脚背，还像毒蛇那样翻卷身体，扫他们的腿，他们跺脚呐喊，将牙齿踢碎，将蛇身踩僵。

战争的结果，是武王大胜归朝。作为前锋的巴人，自然功不可没，他们奇特的战阵，更让民间流传着巴国男儿“歌舞以凌殷人”的动人故事。

后来，每到战争的紧要关头，巴人便被众多君王或将军征召入伍，拼杀疆场。

“勇于战”，成为他们留给别国朝野的鲜明印象，也成为他们证明自己的自觉追求。

可是要证明什么呢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巴人为扩张和防御而进行的生存之战，少之又少。

绝大多数时候，他们都以他国部队的前驱而出现。

用战争书写历史，不是巴人自己的想法。

那是别人的想法！

他们可以用血肉之躯战胜强大的敌人，却无法抵御别人的想法。

因为“别人的想法”，巴国的男人战死，女人成为寡妇。

也因此，使巴国最终国破家亡。

这是一段令人悲伤的真实历史。只是没有人去揭示。人们宁愿选择传说。历史是硬的，带着尸体的气息；传说是软的，带着鲜花的香味。二者之间，傻子也知道取舍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外面的人——半岛之外的人，是在有意无意地讨好和纵容半岛人，纵容他们的骄傲，最终把他们的骄傲培植得枝繁叶茂，铺天盖地。这究竟是善意还是阴谋？可能是前者。但谁也不能说它就不是后者。铺天盖地的大树底下，有了阴凉，却没有阳光了。

巴人就是弄丢了阳光，才走向穷途末路。大家都看见了，那阳光就是自己的想法。作为巴人的后裔，之所以可以抵挡强敌，却抵挡不住外面的想法，不是从某一个人开始的，而是来自骨髓，来自遥远的基因，来自播撒在川流峡谷间那粒悲剧的种子。